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第伍肆壹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本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兼起白點日益愈烈水漿難下初就醫於存仁醫院約經一週未見稍減後改服張君藥僅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審

智育影院

十、二十六起演（二日）

體育皇后

大光明

十月廿七日起演

三鏢客　◇◇◇午

大搗亂　◇◇◇晚

新詞戲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劉湘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遂王開　報斬湯　通張學　良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本　托國出洋　學良過關　生瘡上爺　花仙賤　文聖街　喪屍　捐款　劉鄧兩軍大戰毗河

獨光汽車駕駛修理專修社招生

社址提督中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再報名者凡在各代設處報名者速來取志願書等爲荷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眞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鈔。笑得你眼淚吊。雖滑稽確不大驚。甚麼東西盡我要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送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笑俗誌謝

除舊佈新

亞光文化社賃閱書報雜誌小說一回取費部亦不另取賃費一月五角以四十元足數書價爲額社址春熙路財政廳對門

記泉州怪井

▲人既入而不出

▲繩不解而自脫

泉州有古井焉，不知始鑿者何人，經歷者若干年，以汲以飲，固不聞其怪異也，近者，是地設有閩南勦匪司令部，十兵往來井畔者，不乏其人，井闌其寬，深以四五丈許，而瀦水僅二尺，其異於習井者幾希，有一士兵，置物井闌，偶不愼，落井中，因其水之淺也，同伴請入井，代爲出其物，士兵諾之，因縋其同伴以入井，伴手臂挾繩徐徐而下，比達水面，手與繩脫離，而人即「於水中呼之不應，井上士兵咸大駭，思援之出水，然無此長臂也，喧傳，圍而觀者如堵，互相推諉，莫敢從井以救人，因懸賞，有能出此井中人者，酬從豐，某甲昇棺者也，願告奮勇，援上繩縋者，偶回首他視，頃覺繩輕，如無人縋焉者，則駭甚，俯視井中，則甲已仆矣，兩足翹起出水面，而腰圍數重之繩竟不解而自脫，此眞咄咄怪事矣，道路相傳，咸稱得未曾有，因入井者之仆後繼，雖懸重賞，更無第三人之願告奮勇故井底二屍今尚未出云。

賽金花訪問記（二）（續）

問「這門生，姓甚名誰，他怎麼又有這權力處分財產呢？」

賽答「我也不願說」旁邊那個穿舊拷布衣服，類似僕婦的女人插着說道，「這門生姓吳，」賽急忙止之曰「不要說，我給他一點面子，把他做做人人。」

余云「這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把他發表好了，他已經待你不好，你又何必與他掩飾呢？究竟這門生叫做什麼名字？」（未完）

小報大事記

▲北平廿六日電蔣委員長宥（廿六日）晨偕夫人宋美齡女士赴協和醫院檢查身體後關於各部份均已檢查完竣結果並無病狀云

▲上海廿六日電滬一二八戰役無名英雄墓全部工作年內可完成云

▲上海廿六日電歐亞公司息該公司籌闢蘭包綫定東（一日）開航云

日人內山怪病

患「剝脫性天花」症　澡盆中生活十九年

東京通信，日本福岡市有名內山佐者，長崎縣對馬嚴原人，對馬中學畢業，成績優異，後入士官學校，畢業後入熊本砲兵聯隊十九歲時染「剝脫性天花」皮膚上起水泡，常脫皮，百治無效，當時天花大夫泰斗旭憲吉博士，對此症亦無辦法，建議多洗澡可治，內山自大症五年五月三日起，即每日夜不斷洗澡，旭憲吉博士乃爲之在澡盆內設書架，彼即在澡盆內讀書，吃飯，思索瞑想，其生活苦痛，自在意料之中，一般醫生皆謂具至多能活二三年，但內山竟支持十九年之久，最近又染肺炎，遂而逝世，享年三十九歲，日本醫學界皆認此症爲醫學界神祕事件云。

（問）『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一洪順哥，冉伯牛究竟是害怕的什麼毛病？致孔老二如此的嘆息。請你告訴我？（秋陽）

（答）朱夫子雖註是癩病，其實癩乃賴字之誤，冉伯牛與孔老二賭錢，冉伯牛輸了錢，就此賴去，孔老二見他有還種毛病，便去討賭錢，但不能明言，所以執其手，不料伯牛說「亡之」，表示並無此事，賴得乾乾淨淨。所以下面孔老二大讚顏回，說他雖窮得在陋巷，依然不減其樂。樂字乃六字之誤，是每月有六大元送給老師的意思。

（問）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人說得十拿十穩的某年爆發。有人說未必可信。也有人說不致發生，閣下究以何者爲是？（小胆）

（答）這末大的事，有誰肯預先洩漏祕密？所以說得很熱鬧，未必可靠，眞的戰爭，是突然發作，決不會預先登廣告的。

洪順博士信箱

婆婆經

治家寶書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婆婆曰，愛子之心，人皆有之，吾見路側私生子，未嘗·歎息其母之心之毒也，孩子何罪，而至於斯，愛字乎哉，

▲婆婆曰，亂講戀愛之摩登，其施愛也，尙不及十字口之牝犬，誤解自由，其斯之謂乎，

▲婆婆曰，朝爲摩登，夕當姨太，死甘心矣，

小舞台

城隍爺婆姨太太　第二幕　打圍

惡不過王才去把牌打。又怎奈手不順同同嚇臘。諸公明賭場威風甚大。梆梆槍四五桿禁止喧嘩。鑼準士當寶官纏他不下。光抽頭又不備　點嫖茶。因此上王敗入從此不打。閒無事看電影宜園吃茶。備荷灰

博十帽買自銘大。三倒拐𥚃呢鞋王窰尺八。嗶嘰衫應潮流開的高岔。么二三金指戒字上彫花。司的直打狗棒三斤高下。皮包丙王放了草紙一搭。天氣晴紅好走馬。叫跟班（二五介）走快點去吃油茶。（白）孤輔

鎬大王便是。自上省已來。將屆十日。可恨馬弁鷄足神。哄瞞孤家。私運南士入城。問聽二五鬼言說。利市三倍。（鑼鼓）嘗言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鷄足神賺錢無消耗之處。竟將他一般兒送入天涯石內。（鑼鼓）唉。還也罷了自鷄是神走後。便將二五鬼喚來事孤。可恨這二五鬼人小鬼大。做事知

二不知一。知九不知八。五加五等於零。零減零等於五。他活活將孤家氣煞。（鑼鼓）孤家無奈。只好在趙公明賭場中朝夕從事方城戰（鑼鼓）腥風血雨。只殺得草木皆兵。孤家只道自己殺法利害。誰知反中了別人緩兵之計。殺來殺去。竟殺出三個清三番。將孤殺得弱弱而敗。想來好不痛殺人也。（未完）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集

（206）

第一回　鴛叱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還自笑道。密斯武陳。你付三十五元現款再開一張二十五元支票。也是一樣的。陳達夫笑道。我支票簿今天不在身上。餘數三十元。改天送到學校。或請何小姐到錦江飯店找我去取。今天先付三十元。我也要留五塊錢零花呢。何君馥見他一說。也便答應了。陳達夫收起票本。把三十元鈔票交給她。她接了過去。當下就用十塊錢開付同的糕點費。和胡蘊沈秀貞拿着出來。陳達夫也在她們身後跟隨。再一看那崇更新。自己說幾句話的工夫。他已和平伯年一般的杳如黃鶴。不知跑到那裡去了。眼前的好時機。豈肯錯過。走上幾步笑道。何小姐。你們還買東西麼。何君馥看他仍在左右盤旋。也不好引避。祇笑着道。我們不買東西。要到會場去了。密斯武陳。你若買東西。可以請自便罷。陳達夫安能放開她們。連忙笑道。我也不買東西。門前有我的汽車。我們一起坐了走。豈不快些。何君馥見陳達夫頗示好意。問問胡蘊沈秀貞。她們沒有意見。就答應了他。陳達夫領着她們到了西蜀舞台門前。一同坐上汽車。由馬弁護衛着往南門開來。陳達夫在汽車中。和何君馥坐的是對面。見她今天頭腳特別齊整。修飾得分外漂亮。頭髮燙出幾道螺旋。覆在頸後。面皮上濃濃施上香粉。頰上更用胭脂染出兩塊淡紅。比她往日的淡□。又換了一番風韻。一車相對。望着她。便想同她兜搭。找上兩句閒話來問。何君馥不即不離的。有問也有所答。答的都很簡單。陳達夫得意之餘。又恐冷落了旁人。也問了胡蘊沈秀貞幾句。胡沈二人。素來落落大方。自也有問必答。同他說話。汽車用不到幾分鐘。來到協和大禮堂。陳達夫領她們下車進去。這時節禮堂內電炬皆明。座上的聽衆。已有五六分滿。禮堂門外的閱報休息室。也坐着站着。有不少聽衆。秩序倒很安靜。何君馥三個人一進來。便給幾個同學拖住。不容分說。從旁門繞到後台去了。陳達夫在禮堂外站立。也有很多辦公處的小職員。上來和他攀談。

泰都長發和號
專門磨豆鼓
零售 日曆二千八 五香二千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克價◀

大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城隍娶妾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窩售店建南土漂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戧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煙一杯四吊錢 每杯三角

招登廣告
每月每方三元

克淋自濁
作化大藥房出品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成都經售處安甯藥房華陽藥房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館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凡不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書及大語字不在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三回 嬌若神龍盧霸林失蹤 奸似鬼蜮魏朝賢遣將

却說臘盡春回，又是元旦佳節，徐羣等正歡呼暢飲之際，忽的王述貞飛步入內，滿面驚惶，舉止失措，徐羣等見着，俱皆大驚，齊站了起來，望着王述貞，王述貞嘆了一口氣道，盧霸林失蹤了，你們知道嗎，衆人裏面，徐羣最爲關心，驚問道，怎麼的呢，王述貞道，今日我去訪問他時，軒轅廟裏的老和尚，說他已出廟幾天了，他還只道霸林是在大安山上呢，徐羣等聽了，俱皆大駭，猜不出霸林爲何如此行蹤晃忽，王述貞嘆息道，我早知霸林必有此舉，可惜如此英雄，終於埋沒蓬蒿，徐羣等，也俱皆同聲嘆息，墨賽花便命健兒，四出巡訪，若訪着霸林時，務須苦口勸回，徐羣想着大戰擋關之事，尚爲之終日不釋，諸將也無歡而散，轉瞬清明節屆，徐羣奉旨出師，便留雲懷玉丁彩姑，屯守大安，其餘諸將，俱隨軍進征莫邪島，王述貞因欲往南海普陀採藥，也隨軍同行，直向莫邪島來，這裡魏朝賢等，早已得報，黎元忠便令精細小校，隨時探聽徐羣軍的行程，一面準備兵甲，以決勝負，不一日，唐軍前鋒李登義，已兵抵溫州，徐羣大隊也絡繹來到，魏朝賢黎元忠，便精密計議，定於三月五日，邀請羅燕徐羣墨賽花過營飲宴，檢閱降兵，盧杞魏朝賢，依舊屯駐莫邪，已爲後援，所有莫邪島一千戰將，俱調屯沙灘，一俟唐軍將帥應允，黎元忠即便調軍遣將，一網打盡唐師，徐羣墨賽花等，兵抵溫州，喘息方定，莫邪島便命高天佐，來邀請過營飲宴，并投遞降書，徐羣心裏，暗自驚疑，賊軍銳氣未失，更兼探軍傳報，近日魏朝賢，更搧動紅夷南海等國，擾亂沿海各道，所有東海黃海各小島嶼，無不被其誘惑，望風歸降，勢焰復熾，如何反會來投遞降書，這却怪極了，便命傳下書人進見，堂下護衛，一聲虎吼，傳下書人，高天佐早邁開大步，跨上白虎堂，側身下拜，述明來意，徐羣即命賜座，心裏暗自沈吟，墨賽花却傳羅燕諭令，准予投降，明日赴營檢閱，高天佐即忙謝恩，扯丁回文，自回莫邪島去了，徐羣急步入內間，問墨賽花道，盧杞勢焰未減，今突來請降，恐其中有詐，參軍何故慨然應允，墨賽花微微笑道，戰敗鼠將，有何詭計，若不慨然應諾，反示弱於敵，將軍休憂，明日賽花自有妙策，鄭鳳嬌在傍，也淺笑盈盈，徐羣猜不透兩位參軍，有何妙計，只得退出準備，明日過營檢閱盧杞軍旅，所有唐營衆將，聞聽盧杞歸降，莫邪島指日平復，即將獮師回返長安，莫不喜出望外，羅燕復頒賜酒饌，爲衆將豫祝功成，唐營士卒，莫不歡呼暢飲，飽餐痛醉，早有探卒，如飛的報往敵營，黎元忠聞聽羅燕犒軍，不由拍掌狂喜道，唐師必爲我軍盪平矣，諸將聽說，亦俱各大喜，黎元忠即令鳴鑼聚將，陞帳點兵，蘇爾旦何鼎等，莫不磨拳擦掌，誓復數敗之仇，黎元忠即命高天佐高天佑弟兄，各引精兵一萬，埋伏大營左右，若聽號砲聲起，即行殺出，不許擅放一人一騎，殺出大營，高氏弟兄，一聲高喏，引着精兵，即行去了，此時福海等傷已告愈，黎元忠即令福海壽山，率領五百校刀手，埋伏大帳左右衣壁中，但看我擲杯爲號，即行殺出，拚力抵擋徐羣，并殺羅燕墨賽花，只要人頭，不留全屍，福海壽山，各喝了個肥喏，即引着校刀手，埋伏去了，黎元忠又命蘇爾旦卜嘉拉，各率精兵，埋伏兩廊下，若見福海壽山殺出，即行上帳，併力攢刺徐羣，務須精細，休放這小子走脫，卜嘉拉蘇爾旦，也俱各應允，黎元忠復命沙慕尼鳳阿尼，各率精兵五萬，往阻唐師，只許勝不許敗，休得擅放一人一騎，殺過大寨來，違令斬首，并撥黎彥虎臨時接應，三將俱同聲應諾，黎元忠復調，李用玉湯鼎昌，埋伏西北角，鉄佑忠雪滕豹，埋伏東北角，大鹿小鹿石成光祿，四家國王，埋伏正西方，養馬龍驗東連西連，四家國王，埋伏正北方，芝罘嵐山西中鳳鳴，四家國王，埋伏正東方，若遇徐羣等殺至，務須併力擒獲，休得讓他逃脫了，衆將俱謹依將令，紛紛率隊去了，黎元忠復調，沙壘腕丁姹磯婀磯，各率一萬健兒，十六國小島主，巡邏內陣營，若遇一羣衝出大寨，即行上前截擊，休得讓他逃去，黑島滄周三山長興，各率精軍五千，十六國小島主，巡邏外陣營，若遇唐軍探卒援軍，即行截擊，休得擅放一兵一卒，殺入大營，衆家國主，俱各領令去了，黎元忠始命何朝鼎哥利亞，率着護衛，俱各刀出鞘，箭上弦，由帳前，直列至營外，若見壽山福海殺出，即行擒殺隨着徐羣等過營的偏裨將領，務須斬盡，休得放一人走脫，一面點燃信砲，俾營外各軍，一齊動手，

玉獅帶二三集 合併發售預約

本書初集早已出版現在二三集已經付印共計一百同分訂兩厚册至金殿封官止兩集齊出定價二元仍提五百部歡迎閱者減半只收一元書額無多預定從速定年內出書

大明廿七俠 一七六

第四十八回 龍寶山復任動縣令 季小順典婢控鄉鄰

卽命那縣丞陪審，將已結案卷中，有疑義不妥之事，逐一平反末後提到季小順一案，立刻出籤提人，退堂休息，對那二衙道，煩你回去，對貴上說知，似這等辦事，怎對得住爲國爲民四字，聽候本府詳憲參革，二衙唯唯告別回去，龍公用過飯，休息片刻，復又傳命陞堂，差役來稟，季小順典婢一案，原被兩告人證一齊提到，龍公令帶上來，差役將衆人帶上，一齊跪下，龍公下向一望，只見下面跪着三男一女，龍公將那女子一望，只見他生得姿容秀媚，年紀十六七歲，那模樣兒雖不能算是美麗，但也還算得不錯，心中已明白一點，一一問了姓名，遂說季小順，你將案情訴來，季小順爬上半步，口中應道，小人季小順，本地人氏，去歲憑吉瑞符說合，典用洪生之女爲婢，已有年餘，今忽潛逃回家，龍公喝道，且住，他因甚逃回家去呢，季小順道，小人不知他因何要逃回家去，龍公笑道，季小順，你不曾明白嗎，站在一傍，本府問話，你不許插言，隨喚吉瑞符，你給季小順介紹典婢，還是他托你的，還是你去向他說的，吉瑞符叩頭道，大人容稟，去年正月，季小順到小人家內來賀年，閑談中，說起他家中人少事多，意欲典個丫頭，收拾內外，燒煮洗滌，問我可知道有人家肯典麼，小人當時回他，等些時看，如有相巧的，便給你留神，不多日，小人到北鄉去有事，在路上碰着王洪生，王洪生說他去年年下經濟緊，債權上門，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三八

第五回 多情女宴過林黛玉 兩博士爭吃花生糖

吳仁格說罷，便將那件馬褂穿上，向王洪順道，我明天十鐘來約你同去，送你到毛府爲止，說罷，便要去了，汪三薪見狀，也要想走，王洪順對他背後一看，忍不住笑道，你屁股上有了膠水，怎麼還要東走西走，你爲甚麼，到我編輯室裏去，并且在我椅上坐過，汪三薪驚訝道，你何以知道呢，王洪順道，我的坐褥是紅色的，你變成紅屁股了，汪三薪回頭一看，大呼倒霉，王洪順道，你一個上半天來，約我到毛女士家裏去，一個下半天來，約我到老南瓜家裏去，吳仁格道，我門口的車錢，請你命人該了，我從春熙路到此，現在要到永興巷，王洪順道，你眞是，經濟大家，一錢不出，吳仁格道，我替你辦事，怎麼我出錢呢，汪三薪聽見此話，也忙說道，我也是替你辦事，也是要坐車子的，王洪順笑道，都算我的就是，說着吩咐老黃，把車錢付了，兩人才跳上車去了，王洪順回到室裏，走進編輯室，他這間編輯室，乃是內書房改造的，王洪順坐到椅上，將電鈴一按，命僕人去把交換報取來，

（未完）